



柏林之

BO LIN ZHI SI

死

[德] 皮埃尔·弗 莱 著
胡春春 周佳音 徐静华 译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柏林之死

BO LIN ZHI SI

[德] 皮埃尔·弗 莱 著
胡春春 周佳音 徐静华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柏林之死 / (德) 弗莱著; 胡春春, 周佳音, 徐静华译.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1
ISBN 7-106-02284-5

I. 柏... II. ①弗... ②胡... ③周... ④徐...
III. 侦探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20906号

Pierre Frei © ONKEL TOMS HÜTTE, BERLIN

Published in 2003 by Karl Blessing Verlag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图字:01-2006-3177号

责任编辑: 刘爱国

装帧设计: 刘爱国 黄彬斌

柏林之死

[德] 皮埃尔·弗莱 著
胡春春 周佳音 徐静华 译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印刷厂
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22.5 字数/420千字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106-02284-5/I·0558
定 价 38.80元

第一章

男孩儿一刻不停地盯着这些士兵。那个美国人从烟盒里抽出最后一支 Lucky Strike 牌子的香烟，毫不在意地随手将空烟盒扔在铁道上。他点燃这支烟，等着从弯水潭^①方向开来的地铁进站。男孩儿开始转动脑筋。要是这个美国佬只坐一站到“奥斯卡—海伦妮疗养院”下车的话，就会在下车的时候把刚抽了一半的香烟高高地弹将出去，那样他就可以去捡了。

捡来的半截烟再用刮胡刀片干净利索地切掉烟头，凑成一打就可以赚到四十马克。不过，要是美国大兵接着坐下去的话，就会把宝贵的烟头在车厢地板上踏碎，或者从夏天大开着的车窗弹出去，那样他就很难指望有什么收获。美国人是根本不在意这些事情的。

美国陆军的军需官同样是毫不在意地将“汤姆叔叔的小屋”地铁站周围方圆一英里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只给德国人留了窄窄的一条小道进出车站。连沿着车站两边的商店都成了“闲人莫入”的禁区，只供周围驻扎在没收来的民房里的士兵购物。

几十年以前，附近郊区格鲁内森林一家饭馆老板以哈莉特·碧切尔—斯陀夫人那部动人的小说为蓝本，给自己的饭馆起名叫“汤姆叔叔的小屋”。1929年底，柏林公交公司在给新落成的地铁站命名时沿用了这个称呼。在1945年的美国占领军中间，“汤姆叔叔”很快就叫响了大名。

地铁停住了。那个美国佬嘴角叼着香烟上了车，懒懒地靠在扶手上。随后上车的乘客关上了车门。站台中部的工作人员举起了信号牌。车头的乘务员敲了一下车窗，给司机发出开车的信号，然后跳上已经启动的地铁列车。

男孩儿看着地铁开走。他决定不去捡碎烟头。拿信号牌的工作人员一转过身去，他就跳到铁道上捡起了空烟盒。

工作人员的头在他上方冒了出来。“你在下面干什么呢？”工作人员凶巴巴地问道。

“捡烟头。”

“怎么样？捡着什么了没有？”他想起自己的烟斗已经空空如也。

“没找着烟头，只有一个死人，是个女的。”男孩儿无所谓地指指铁道旁边。

^① 弯水潭，德文 Krumme Lanke，柏林西南湖名，附近地铁的起点/终点站也以该湖为名。

列车调度员于是弯腰坐到站台沿上，放下信号牌，喘着粗气下到铁道上。站台边沿向外伸出一截，从下面弯着腰可以摸到站台下边的电缆。站台边沿下伸出两条长腿，浅色的尼龙丝袜已经撕破，脚上穿着棕色的敞口高跟鞋，白色贴边，就和时下美国流行的装束一样。白色的皮子上有暗红的血迹。

“这是个美国人。快去叫美国佬来。”调度员重新爬回站台上，匆忙赶回调度房。他从铁道专用电话机上抓下听筒，摇通了电话。“是弯水潭吗？我是汤姆叔叔段调度员。我们在一号站台发现一具女尸。从您的方向驶来的列车请停开。完毕。”

男孩儿名叫本亚明，不过大家都叫他本。他今年十五岁，深黄色的头发，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情仿佛在他身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论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轰炸，还是战争快结束时候的混乱或者苏联人的蹂躏。他干脆把经历过的事情全放进了脑子里的某个抽屉，以便给新的感受腾出地方来。他不仅对葛伦·米勒^②的爵士乐、口香糖和“赫氏”牌巧克力感到新奇，也从未见过绵延几英里的车队，由“别克8型”开道，跟着是一辆辆的“德索托”、“道奇”和“雪弗莱”。花里胡哨的领带、刚刚够着脚踝的窄腿裤、“欧仕派”男士卫生用品、百事可乐等等都是新鲜玩艺儿。当时俄国人按协定让出了半个柏林，西方盟国的军队开进了已经成为废墟的德国首都，于是所有这一切新鲜东西简直是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

本顺着台阶向上走，经过售票窗口，晃晃悠悠走过铁丝网隔出的通道，走入夏日的炎热。太阳下尘土飞扬，人马上变得口干舌燥。他在脑子里决定喝一瓶冰镇的香车叶草汽水。打开瓶盖的声音是那么的美妙动听，碳酸喷涌而出，有如精灵钻出魔瓶。可是没有香车叶草汽水，有的只是尘土飞扬，燥热难耐，空气中还悬着一股滴滴涕杀虫粉和绿薄荷口香糖的味道。自从美国佬进驻柏林之后一切都变了味道。

本慢腾腾地晃到了禁区入口的岗哨前。要是太急太快，就会让人觉得自己惊慌失措。“地铁上发现一具女尸。”他用英语懒懒地说道。

“好的，小子。最好是真的。”哨兵抓起电话筒。

电话是美军宪兵打来的。警长克劳斯·迪特里希接了电话。“好的，谢谢，我们这就来。”他挂上电话，高声喊道：“弗兰克，备车！”

“已经开始加热了。还需要半个多小时吧。”刑警弗兰克指着窗外路边停着的那辆老欧宝说道。欧宝的尾部伸出一个装置，就像是把烧洗澡水的锅炉锯将下来安在了车上，一个警察正在往里头添木块。只有木头烧足了，才会产生煤气，带动汽车马达。

^② 葛伦·米勒（1904—1944），美国著名爵士乐家和作曲家。

柏林策伦多夫区的刑警队是没有汽油的。

“我们骑自行车去。”迪特里希做出了决定。他今年四十五岁，大个头，过早地有了灰白头发，颧骨突出，明显带有他那一代人挨过饿的痕迹。身上的灰色双排扣制服已经显得过于肥大，不过这是他唯一的一身制服，还是他妻子英格从凯泽大街家里废墟中抢救出来的。他的左腿有些跛，天一热，假肢就有些磨腿。他是在齐诺瓦尔德学校内的临时战地医院安的假肢，在那里他熬过了战争结束。由于已经受伤，他就没有再被送进俘虏营，而是五月份就被遣散回家了。英格和孩子们在离父母很近的里迈斯特大街安顿了下来。英格的父亲布鲁诺·海尔比希博士在希特勒当政的那些年被迫退了休，倒是没受什么麻烦，挺了过来。战争结束后，他官复旧职，还当他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和策伦多夫区议会委员，借此机会给女婿谋了个刑警队长的职位。策伦多夫区的刑警队正需要一名代理队长。克劳斯·迪特里希战前是保安公司的二号人物，又加上政治历史清白，这就弥补了缺一条左小腿和没受过刑事训练的不足。而且他很快发现，只要脑子不笨，无论是谁，对付黑市买卖、小偷小摸和入室抢劫都绰绰有余。

一刻钟后，他们抵达了地铁站。他们出示了证件，从越来越多的围观人群中挤了进去。

“坏了，是我老爸。”本喃喃自语，悄悄溜走了。

铁道上站着一名美国军官、一名美军宪兵和列车调度员。他们已经将尸体搬到了铁轨旁边。死者有着金黄的头发，漂亮而匀称的面容，直直地瞪着蓝色的双眼，纤细的脖子上留有深深的勒痕，已经淤血。克劳斯·迪特里希指了指死者的尼龙长袜、几乎还是崭新的敞口鞋和时髦的浅色夏装。“一个美国人，”他有点心烦地说，“这要是德国人干的，麻烦可就大了。”

警官弗兰克挠了挠头说：“不知怎么回事，我觉得好像见过这张脸。”

那位军官站了起来：“喂，你们这儿谁负责？”

“我是策伦多夫区的刑警队长克劳斯·迪特里希，这是警官弗兰克。”克劳斯·迪特里希作了一下自我介绍。

“宪兵上尉阿什本纳。”这个美国人又高又瘦，长着直直的金发。他用警觉而敏锐的眼光打量了一下迪特里希，然后指着同伴介绍道：“这是中士多诺凡。”中士个头不高，肩膀又宽又壮，留着平头。

迪特里希抬起死者的左臂。死者的手表玻璃表面已经破碎，指针停在二十二点四十二分上。“估计这就是案发时间。”他判断道。他挥手招列车调度员过来：“昨天晚上，十一点差一刻的时候是谁在当班？”

“当然是我，”调度员仿佛有些受了侮辱地说，“当班一直要当到二十二点四十八

分的最后一班车，再从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开始。我们几乎夜夜休息不好。”

“有很多人等末班车吗？”

“有几个美国佬，都带着姑娘，还有两三个德国人。”

“其中有死者在内吗？”

“也许在，也许不在。我那会儿必须照看开往弯水潭方向的列车，所以没有挨个儿留意候车的人。只是有一个神经病戴着护目镜和皮帽子，马上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简直像神父长袍笔挺去滑雪橇一样离奇么，我当时想。我想您明白我这话的意思。”

“护目镜和皮帽子？”

“要我说的话，那人的打扮就像是骑摩托车的。不过我并没有看得特别仔细。站台后半截的灯都坏了好几个星期了。”

“也就是说，他站在昏暗的地方。”

“他是唯一一个站在昏暗地方的人，其他人都在亮堂的地方等车。”

“您看见他上车了么？”

“没有。我必须给车头的乘务员开车的信号。”

“喂，洋白菜，你们过来瞧瞧。”宪兵中士递给迪特里希一个挎包。“不是美国人，是你们的人。卡琳·雷姆巴赫，二十五岁，在我们对面的干洗店工作。”他指着隔离栏那边的商店。“尼龙袜和皮鞋估计是她男朋友在美军消费合作社给她买的。男朋友名叫丹尼斯·摩根，通讯兵，驻扎在利希特费尔德区。”

克劳斯·迪特里希打开了挎包。里面有一个美国陆军德籍雇员证，一个写着那个美国兵名字和地址的纸条，难怪这位中士一下子聪明起来。“我想提这位摩根问话。”

“一个洋白菜想审问美国人？你是不是还没弄明白，究竟谁打胜了？”中士咆哮道。

“我首先明白的是，战争已经结束了，如今谁犯谋杀罪就应该受到惩罚。”克劳斯·迪特里希平静地回答。

有那么一阵子，膀阔腰圆的多诺凡中士仿佛要扑上来揍迪特里希，这时他的上尉插话解了围：“我会问摩根的，然后将问话记录寄给您。请您把验尸报告寄给我。我们卫生兵的救护车会把死者送到您想送的地方去。再见，警长。”

警官弗兰克看着美国人离开，说：“不太友好，这帮家伙。”

“胜者有理呗。弗兰克，你怎么看戴护目镜的那个家伙？”

“这个人要么是神经病，就像调度员讲的，要么就是不想让人认出来。警长先生，他们为什么喊我们洋白菜？”

克劳斯·迪特里希笑了起来：“我们来自太平洋对岸的解放者以为，我们德国人

除了酸白菜之外什么都不吃。”

“再加上猪肘子和豌豆泥。”警官的声音里突然充满了渴望。一阵救护车笛声由远及近，然后停了下来。两个戴着红十字袖标的美国大兵抬着担架顺着台阶走下来。柏林中区的验尸房已经被炸掉了，而且还在苏占区。所以克劳斯·迪特里希让他们把尸体送到附近的“瓦尔特弗里登”医院。他的朋友瓦尔特尔·莫比乌斯是医院的主任医师。

“我回头再解剖她，”莫比乌斯大夫说道，“我得先给活人动手术，趁着现在天还亮，一直到九点钟停电为止。你要是非要陪着等的话，我们凌晨三点就来电了。”

地铁站前面站着一个年轻人，很潇洒地点燃一支加长 Pall Mall 香烟，一身战前做工的格琳格纹呢西服考究非凡。本十分羡慕地盯着他麂皮鞋的厚泡沫胶底。本和他有过一面之交。他叫亨德里克·克拉森，荷兰人，做黑市买卖。只有做黑市买卖的人才有钱穿得起这么棒的西服。本也想有一套格琳格纹呢西服和泡沫胶底鞋。他在想，要是穿着好几公分厚的厚底鞋，又衣着合体地出现在海蒂·罗德尔面前该是什么感觉。那样，盖尔特·施洛姆连同他那短得可笑的皮裤就该淘汰出局了。

男孩儿从地铁站晃悠着往家里走，很高兴没跟父亲打照面。要不然爸爸准会问一大堆问题。比如，他就会问本为什么会不在学校上学，而是在地铁道上发现了什么女尸。爸爸说话总是略带挖苦，能够直接击中人的要害，丝毫不爽。

本并不是反对上学，只是反对要定时上学。过去那些混乱中的经历不单单让他感到害怕和恐惧，同时也让他获得了一种冒险的乐趣和自由，所以他很难再适应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

本要从房子背面溜进家门。他先爬进菜园子尽头的木棚，从一堆空土豆袋子下面拿出书包。姥姥正在露台边上薅杂草。整个园子的草坪已经被她几个月前深翻了一遍，种上了烟叶。当区议会委员的姥爷烟瘾很大。姥姥在灶上为他烘烟叶，以致整座屋子都是难闻的气味，不过这还不是最要命的。姥爷海尔比希在浑身烟瘾发作又找不到烟的时候才真正叫人难以忍受。

“卡尔克福特夫人那儿有特别供应的人造黄油。拉尔夫已经在排队了，你赶紧去替他。你妈回头就去，她现在去补鞋了。希望鞋匠还能再补一下你弟弟的凉鞋。这小子现在穿着到处是洞的破球鞋跑来跑去。”

“好的。”本沿着很陡的楼梯爬上阁楼，他和弟弟拉尔夫住在阁楼上。他把书包扔在床上，把 Lucky Strike 牌的空烟盒放在抽屉里刮胡刀片旁边，方便将来加工，然后才下楼。

厨房里面没有人。他把柜橱的左抽屉拉出来，伸手进去推下门闩，把关着的柜门由内朝外打开。英格·迪特里希把全家配给的面包都储藏在橱柜下部，早饭午饭每人只有干巴巴的两片，晚上才有“热饭”吃。

本给自己切了一片厚厚的面包，用牙咬住。剩下的面包放回橱柜，关上门，拉上门闩，再推回抽屉。随后他出了门，去换排队的弟弟。路上，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掉了偷拿的面包，这样可以享受得长久一些。

卡尔克福特夫人的商店坐落在“禁猎角街”一排房屋中，以前是起居室。周围的小街道散落着五颜六色的私房，街名都叫什么“瞭望台路”、“围猎路”或者“雄松鸡交尾路”。这都是当年一位狩猎迷区长起的名字。靠着商店盖的车库现在是仓库，从前里面停的都是私家车。卡尔克福特夫妇以前在东柏林有一家很大的肉铺。如今肉铺早已化为灰烬，家中那辆“山雕”牌轿车也不过是回忆罢了。

由于卡尔克福特夫人在战前就从事这一行业，所以在旧政府垮台之后，新守了寡的卡尔克福特夫人得到了一份无比金贵的食品商店营业许可证。从前肉铺里的伙计海茵茨·温克尔曼改站柜台，连柜台都是临时搭起来的。卡尔克福特夫人本人坐在轮椅上发号施令，指挥这份小生意。晚上，她把顾客交来的食品配额券贴在大张报纸上，管配额的部门每星期派人来取一趟。禁猎角街的这座房子就住了她一个人。她会给住房管理局的办事员悄悄地塞上些黄油、腊肠和熏肥肉，这样就避免了家中被分进来无房户。

商店门前的队伍黑压压的长不见尾。很多妇女穿着男式裤子，戴着头巾。当时还没有理发师。拉尔夫站得相当靠后。他拿着一根断树枝，在人行道上绕来绕去。卡尔克福特夫人那只虎皮猫想抓住树枝。正在玩着，队伍末尾一只短腿猎狗突然挣脱了绳子，冲着猫扑了过来。猫一下子蹿了出去，逃到车库里去了。

拉尔夫抓住正在狂吠的狗的项圈，把它拖回主人那里。“您连自己的狗都看不住啊？”他高声叫道。

“小家伙，老实一点儿。雷曼，坐下。”狗的主人把狗重新拴了起来。

拉尔夫跟着跑进车库。门口旧蔬菜箱子和破烂家具堆成一堵墙，几乎没法钻过去。“猫咪，猫咪。”他唤着小猫。墙那边传来几声微弱的喵呜声。但是没有地方能钻过去。再找找哪儿能钻过去呢？眼前是一个衣柜，门板生了霉，铰链歪歪斜斜，后墙板已经破裂。男孩儿硬是从裂缝中钻了过去。小猫伏在一床破被子上，光线昏暗。“过来，猫咪。那条傻狗已经拴起来了。”他抱起吓坏了的小家伙。小猫爪子紧紧地抓着被子，把被子也带了起来，下面露出一辆摩托车的车座。男孩儿小心翼翼地从小猫爪中取下被子，重新放回原处，然后带着他的小宝贝爬了出来。

“可算找着你了，”本带着责备的口吻跟他打了个招呼，“你排在哪儿？”

“排在那个戴绿头巾的女人后头。”拉尔夫放下小猫，慢慢走开了。本很不情愿地排到拉尔夫的位置上。他讨厌排队。

为了能让排队的时间过得更快一些，他开始幻想一个卖香肠的小贩走了过来，穿着白大褂，胸前托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煮香肠罐，就像当年在万湖湖畔沙滩上一样。那时候他还小，那时候也没有打仗。他仿佛听见了卖香肠的小贩挤芥末的声音，吱吱地从罐子挤在纸盘子上。这怪声听起来简直像仙乐一般。

他妈妈是在快六点的时候来的。鞋匠格里切尔第无数次补好了拉尔夫的凉鞋。“那手艺棒得像施魔法。”她对旁边排队的女人说。“去，回去写你的家庭作业去！”她警告儿子，“带上你弟弟。”

“您想来点什么，迪特里希夫人？”柜台后的温克尔曼看上去身体健康而营养充足。他可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一百五十克蛋黄粉，一块面包和特别供应的人造黄油。您能把蛋黄粉记在下星期的配额账上么？”

“这我得问问老板。——卡尔克福特夫人，您能来一下吗？”他朝后屋喊道。

玛尔塔·卡尔克福特深色卷发里布满了银丝，不过一张长着双下巴的圆脸平坦而光滑，看不出年岁来。她坐在轮椅里，很艰难地在一袋袋干土豆和一箱箱咖啡代用品之间灵活地穿行。

“能给迪特里希夫人先记一百五十克蛋黄粉的账么？”

“卡尔克福特夫人，帮帮忙吧，等到星期一就好了，星期一就发新的食品票了。”

玛尔塔·卡尔克福特摇了摇头。“在我这儿没人能例外，就算您先生是警察也不行。”说完把轮椅掉了个头，回了后屋。

本在美国佬的冰淇淋店前找到了弟弟。一个美国人弯身给了他一大份冰淇淋。拉尔夫讨东西的时候很少空着手回来，因为很少有人会拒绝他那天使般的小脸。回家的路上，兄弟俩用冰淇淋附带的华夫饼舀着香草巧克力冰淇淋，边走边吃。生活还是不错的。

从“48俱乐部”里传来缕缕“星光曲”的轻柔乐音和阵阵诱人的烤牛排香味，匆匆路过的德国人无限向往却只有发馋的份儿。这间俱乐部是美军工兵在三天内用预制件搭起来的，一个星期内就配齐了厨房、鸡尾酒吧、桌椅和舞池。

柏林美占区司令是一名来自波士顿的二星上将，他亲自把落成的俱乐部交给普通士兵和军士，又应邀和太太跳了一支舞，然后如卸下包袱一般去了不远处的哈尔纳克

大厦聚会，高官显贵们都在那儿喝纯干马丁尼酒。

尤塔·韦伯在“48俱乐部”的厨房工作。她是个漂亮的金发女郎，三十岁。在厨房里，她削土豆皮，洗涮餐具，把沉重的大锅小锅搬来搬去。炊事中士杰克·帕内利带着手下一帮厨师就用罐头和冷冻食品做饭做菜，虽说谈不上精致，但是味道十足。

将近十一点的时候，尤塔骑车回家。车灯微弱地照着她回家的路“阿根廷大道”。四周的房屋都在黑暗中。这个区停电要停到早晨三点。接下来是施特格利茨区停电。市里发电厂的涡轮发电机被炸掉了一半，又加上煤炭短缺，就不得不限电。突然，一个走夜路的人从黑暗中冒了出来。尤塔按了几下把手边的车铃，但是那个人还是直着向她走来。她向旁边一闪，自行车前轮刮到了路沿的条石，失去了平衡。她无助地躺在路面上，就在这时，一束车灯由远及近，从她上方的那张脸上扫了过去，也就几分之一秒的时间。只见一副大护目镜的镜片闪了一下，那张脸便又消失在黑暗中了。

一辆敞篷吉普车停了下来。司机跳下车。“没事儿吧？”他用英语问道，把她扶了起来。她认出了上尉的军衔和美军宪兵的袖标。他个头很大，大概有一米九，她估摸着。

“没事儿，”她用英语保证道，“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我在‘48’工作。”她出示了自己的美国陆军德籍雇员证件，凭证可以在宵禁以后回家。不远处有人发动了摩托车，迅速远去了。

“您的车灯不够亮。您不容易看见障碍物。”他显然没有注意到那个戴着护目镜的男人。“我开车送您回家。”

“这真是不必了。”她正要拒绝，他却已经把她的自行车放到了吉普车后面，于是她别无选择，只能上车。

“你要去哪儿？”

“直着走，再向右拐，汤姆叔叔大街。”

他发动了汽车。她从侧面打量他。他戴着头盔，脸上暗暗的看不太清楚。“您一向上班上到这么晚么？”他的声音听起来平和而充满男性，让她产生了信任感。有点像约亨的声音，她难过地想。

“我下班没有早于十一点的。星期三例外。星期三我七点来钟就能走了。”

“晚上出门一定要多加小心。谁知道会不会有人趁着天黑干坏事呢！”他拐进了汤姆叔叔大街。133号位于大街右侧，两层楼，二十年代一位热爱鲜艳色彩的建筑师把楼涂成了五颜六色。他扶她下车，又从车上取下自行车。

“谢谢您，上尉先生。您帮了我大忙了。”

“乐意效劳，女士。”他把手举到白色头盔檐，敬了个礼。

一个和蔼可亲的美国人，她想。她打开房门，从里面反锁上，把自行车抬进地下室，用铁链和车锁锁好，然后轻声上楼。唯一的声音来自手里能自动发电的小电筒，按动手柄发电时便嗡嗡作响。

楼上左边的那套房子以前住着本地纳粹支部头子，他在苏联红军进城的时候先开枪打死了老婆，然后自杀了。房子便空了出来。整套房子的格局是三个房间，柯尼希夫妇带着他们十二岁的儿子汉斯·约阿西姆住着其中一间，尤塔住在他们隔壁。住房管理局把对面的那间分给了刚从战俘营放出来的于尔根·勃兰登堡。他二十八九的年纪，小个头，深色头发，穿着空军的蓝领军服。

柯尼希家敞着房门。“韦伯小姐，进来进来，坐下听一听，就要讲到紧要关头了。”柯尼希先生欢快地喊道。他正在往酒杯里斟土豆酿的烧酒。“是我兄弟私下偷偷酿的。他在施特格利茨区有一个小菜园。您来一杯？”

“不用了，谢谢您，柯尼希先生。”

“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上尉先生？”

双目失明的勃兰登堡戴着墨镜，镜片上闪着烛光。他斜伸着双手，边比划边讲解他无数次空战中的一场。“英国人从上方云层中俯冲下来。是一架双引擎蚊式轰炸机。这家伙很厉害，带三挺机关炮。我侧向转弯避开。它从我旁边掠过，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重新爬高。我等到它从我旁边爬高的时候瞄准机腹连续扫射。嗒嗒嗒——嘣——打中了！成千上万的碎片在我耳边横飞乱溅。我第二十五次空战获胜。为此我获得了铁十字勋章，而且是由‘他’亲自颁发的。”

“太棒了！”柯尼希先生兴奋得有些忘形，“铁十字勋章！想象一下吧，韦伯小姐。”

尤塔丝毫不为所动：“我倒是更愿意想象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那个‘他’再也不能发什么烂铁片，而是下了地狱。你们怎么还没有玩够这种你杀我、我杀你的游戏？”

勃兰登堡跳了起来：“请不要用‘烂铁片’这种词！”

“那您也别提那东西，行么？大家晚安。”她回到自己的房间，点上一支蜡烛，拿着进了浴室去刷牙。美国的牙膏很管用，能够盖住自来水里刺鼻的氯气味儿。快要睡着的时候，她眼前又出现了约亨。他在战争刚开始就阵亡了。隔壁传来男人们激动的声音。难道这一切永远没有尽头么？她难过地想。

骑摩托车的人很是失望和恼火。他已经观察了对象好几天，最后才断定她配得上他下手。他非常仔细、甚至可以说是充满深情地从待选的几位金发碧眼的姑娘中挑中

了这一个。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经得住他挑剔的。

他几乎就要得手了，结果被那辆吉普车坏了好事。谁知道他还要多久才能够等到下一个机会呢！

他确定四周没有危险，不过这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摩托车推回原来藏车的地方，小心放好护目镜、加长的摩托车手套和皮帽子。从藏车处出来，他又消失在黑暗中。离家已经不远了。

他立刻上床睡觉，熄了灯，耐心地等待进入梦乡。他总是做同一个梦：他沉浸在自己选中的姑娘湛蓝的眼眸里，抚摸着她金色的长发，亲吻着她美丽而丰满的双唇。她张开了双唇迎合他，在他身下喘息。他是一个举世无双的爱人，强壮有力而不知疲倦。但是，醒来之后他又变回笨手笨脚的模样，连如何接近女孩子都不明白。

跟安妮在一起也是这样。就是那个在地铁站对面“布鲁姆”面包糕点店工作的安妮。他有无数的周日下午是在糕点店门口园子里度过的，她替顾客服务，他则点了无数份咖啡加点心，用眼睛追踪她每一个步伐。他用父母的生意上的钱异常慷慨地付小费。她非常优美地说声“多谢，先生”，接着曲膝致敬。他没有注意到，她是在取笑他。

他给她送花，送巧克力和长筒丝袜，但她只是笑道：“你想要的东西对你不合适，小家伙。”他红彤彤的脸蛋就像个大男孩儿，使他看不出有二十五岁的样子。母亲首饰匣里的一枚钻石戒指给事情带来了转机。她把戒指戴在手上，说：“明天晚上上来吧！”她住在糕点店阁楼上。

星期一他来得很晚，下了班直接骑着摩托车过来了，身上还穿着肉铺的长围裙。她已经在等着他了。床边点着一支大大的蜡烛，她赤裸的身体在烛光下发出淡淡的光辉。他垂着双手站在那儿，不敢碰她，不知道眼睛该往哪里看。她帮他脱去了围裙。什么东西当啷一响。“这是什么？”他有些发窘，拿出一条拴牛犊的铁链子给她看，是他忘在兜里的。

在她灵巧的手指下，他很快一丝不挂。当她看到他可怜的小东西时，不由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尽管如此，她还是费尽了全力。但这全都无济于事，他整个人紧张得完全痉挛了。她只能耸了耸肩，放弃了努力。“等你长大再来吧，没用的小东西。”她一边取笑他一边穿上了衣服。

他并不想弄疼她，更没想伤害她。他只是想让她属于自己，本来他们也是这么说的。他一把抓住她。她挣扎着，用脚踢他，就像一头上屠宰案子之前的牛犊。他伸手抓起铁链，再犟的牛犊铁链都能降伏。她很快就不怎么反抗了。他一把扯下她的内裤，猛地用力进入了她的身体。插着蜡烛的烛台代替了他的男性。她急促的喘息声他当作是兴



奋。他在她里面翻来搅去，感到了一种铺天盖地般的高潮，一直到她不动弹了才罢手。

他趁着夜黑无人把她扛到楼下园子里，摆成坐在桌前的样子，再把她的衣服捋得很高，让人看见她血肉模糊的下半身。人们应该知道，他已经占有了她。最后把戒指从她手指上褪了下来。

第一次就是这样，接下来每次当他欲望无法抑制的时候，同样的故事就会重演，而且只有一种满足欲望的办法：那就是找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姑娘，带上一根拴牛的铁链。

凌晨三点。地下室里尽是福尔马林和腐烂的气息。护士用口罩给克劳斯·迪特里希遮住了口鼻，后者不住道谢。死者躺在大理石台子上，这是个发育良好、四肢修长的年轻姑娘。

瓦尔特·莫比乌斯曾经在非洲军团任上尉衔军医。“那时候我们也有过没办法冷藏的问题。你的卡琳必须尽快下葬。”

“我的卡琳。这话听起来可真够别扭的。我根本不认识死者。但我想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

“昨天夜里，二十三点左右。被人用手指粗的链子勒死的。您看这里，能看见链环勒进脖子的痕迹。不过这还不是全部。”大夫指着姑娘的下身。她金黄色的阴毛已经被血糊在了一起。他拿起一个内窥镜，缓缓地分开死者的大腿。警长适时地扭过身去。“这个畜牲，”莫比乌斯很快检查完了说，“用的是一个尖锐的物体。强行捅了进去，又非常残忍地来回搅动。”

“一根铰链，”警长自言自语道，“用一根铰链，这样他可以一只手勒死她，另一只手同时……”他突然停住了。“二十三点左右？估计是在二十二点四十八分末班车之前。站台上几乎没有人，灯有些是坏的。凶手潜伏在昏暗处。用链条一下勒住脖子，让她叫不出疼来。干完之后，再把她推到铁道上，跟着跳下去，把尸体拽到站台下面人看不见的地方，再爬回月台，镇定自若地等末班车。事情经过有可能是这样的。”

大夫把内窥镜放进一个碟形器皿里。“是达格玛尔护士给死者脱的衣服。死者身上没有穿内裤。有人知道她的什么情况吗？”

“刑事警官弗兰克说他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张脸。再详细的情况他也回忆不起来。”

“我现在要剖开尸体了。你要看吗？”

“不了，谢谢。我可不能保证我不朝后倒下。我们回头会有人来取你的报告的。”莫比乌斯大夫十分惋惜地看着美丽的死者，说：“她会是谁呢，这个卡琳·雷姆巴赫？”然后开始下刀。



卡琳。

在魏斯罗达这个地方，最美好的时光是夏日的星期天。午饭过后，整个村庄都昏昏欲睡，于是就可以悄悄地溜出村子，沿着田间小道，走入高高的黑麦丛中。如果在拨开麦丛的头几步动作小心一些，麦秆便会在身后合拢，形成一幅致密的幕障。麦地中央，有一小块风吹出来的空地。可以在那里解开发辫，让头发披散在肩上，然后仰面朝天躺下，进入梦乡。有时候，手指能够摸到中心地带，于是脑中嗡嗡作响，不可抑制，手就这么永远不停。一切是那么的美好。

十七岁的卡琳喜欢那种自己完全属于自己的感觉，喜欢没有人对她发号施令，指使她去清扫鸡埘或者给马厩添料。自从母亲因为心脏病去世之后，她已经在姨妈安娜·维尔那艾森夫妇的农庄生活了两年了。卡琳的父母从来没有正式登记结婚。她的父亲是英国人，在伦敦和汉堡之间的航线上担任空中服务员。只要他在库克斯港，就和女儿说英语。可是不知什么时候，他被调去了远东，从那以后便再也没有过任何消息。维尔那艾森夫妇倒不是直接让卡琳去挤奶。只是，当卡琳偶尔没有关好猪圈或者做错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城里的孩子到底不属于这里。卡琳也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说的话就不一样：她说的是标准的北方普通话，而不是当地人的土话，图林根边缘这块地方的土语听起来总给人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她有着满头金发，四肢修长，这和她亲戚们的粗矮身材截然不同。

梦做够了之后，她便坐起来，重新编好辫子，用末端带按钮的皮带结紧辫梢，而不是像乡下姑娘那样扎上长长的辫花。然后站起身来，将连衣裙捋平整，沿着田间小路漫步回去。村里旅店贴着一张广告：

金发女郎

主演：娜佳·霍尔恩 埃里克·德·温特

广告上的剧团来自柏林，趁剧院夏季歇演期间到小地方演出。卡琳把并排放着的男女主角的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女主角很漂亮，染了金发，披着白狐披肩，穿着一身燕尾服的男主角更是漂亮得有如梦幻一般。卡琳看得简直挪动不了脚步。

汉斯·格尔克在铁匠铺前等着她。他浑身上下清洗得干干净净，就是指甲乌黑，无法掩饰他打铁的身份。汉斯比卡琳大三岁，粗矮身材，一头红发，长着粗壮的手臂和一双大手。

“想来接你。”

“那又怎么样呢？”她特别无所谓地说，抬起眼睛看着铁匠铺上空飘扬的卅字旗。

老格尔克先生是纳粹党员。

她想走，但是他一下抓住了她的小臂。“你去哪儿了？”

“不关你的事。”

“当然关我的事，因为你是我的人。”

“别在那儿做梦了。”她把他的手指一个一个掰开，他也没有反抗，任由她挣脱开来。实际上，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抓紧她。

“下个礼拜天我们去埃喀特贝格吧？那儿的‘雄狮’舞厅能跳舞。”

“没兴趣跳舞。”她很快说道。

“我们一块儿走走？”

“我得去挤奶了。”

回到屋里，她脱去身上那件薄薄的连衣裙，也就摆脱了它的白领子和花朵图案，再脱掉凉鞋和白袜子。她尽量避免在衣柜前照镜子，因为她憎恨看见自己的蓝色针织内裤，裤腿的松紧带还勒着大腿，她也憎恶自己的高领胸衣。她坐在床沿，穿上备好的厚羊毛袜，一下子套上灰不灰白不白的斜纹布工装裤，裤子又肥又大，纽扣繁多。

安娜·维尔那艾森正在灶前做晚上吃的面汤，卡琳满眼厌恶地看着面团在水面漂来漂去。“汉斯来过。”姨妈说道。

“我知道。”卡琳穿上门边的胶皮靴。

“汉斯你可要抓住了，配你正合适。他要去科森当骑兵，专打马蹄铁。那军饷都比得上中士了。这我是从老里斯特那儿知道的，他当过骑兵的。”安娜·维尔那艾森是一个很实际的女人。

“他指甲缝乌黑，浑身都是烟熏的味道。”卡琳不等姨妈接上话，穿着胶皮靴呱呱走进了牛栏。她的表姐妹贝贝尔和吉泽拉已经坐在奶牛旁边了。卡琳把她的小板凳挪到那头名叫莉泽的奶牛右侧，靠近后部，把桶放在下面。她按摩一下牛的乳房，抓住两只奶头开始挤奶：先是用大拇指和食指轻微用力，其余三只手指就像弹钢琴一样依次跟上，然后向下轻轻一拽，牛奶就射入桶中，发出沉闷的铁皮声，桶越挤越满，奶水入桶的声音就越来越清脆。莉泽嚼着草，满意地转过头来。表姐妹聊着和布劳斯洛达的两个少年一块儿钻草堆的事情，嗤嗤直笑。

卡琳把挤满的奶桶扛到门外，将奶通过一个筛子倒入奶罐。牛栏里，奶牛罗莎已经不耐烦地哞哞直叫。下一个就轮到它了。三个姑娘每天要各给四头奶牛挤两遍奶。上草料和清扫牛栏是维尔那艾森先生的事。

喝完面汤之后，全家围着“大众收音机”坐下。这种收音机是个黑塑胶匣子，有三个旋钮和一个绷着布面的圆形扬声器。里面传来记者来自奥地利的报道，声音兴高

采烈。元首已经带奥地利回归了帝国^③。“他的胃口还大着呢。”维尔那艾森阴沉地预言道。

卡琳没有在听收音机，而是翻着一本旧的《女郎》画册。她眼里看到的是俊男美女亮光光的照片，幻想中出现的是染了金发的娜佳·霍尔恩和身穿燕尾服的埃里克·德·温特，那个让人梦寐以求的男人。

七月间一个星期五的早晨，一辆载着剧团的大客车和一辆装着活动布景的货车来到了魏斯罗达，停在村中旅店的院子里。贝贝尔突然冲进鸡埘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卡琳正在那里清扫秽物。她马上扔下了粪叉。这场面必须要去看看。

演员和舞台技术人员陆续下了车，导演特奥多尔·阿尔贝蒂也走了出来，他留着一头狮鬃般的长发，戴着单眼眼镜，牵着一只短腿苏格兰犬。下车的还有埃里克·德·温特，那个电影演员。

卡琳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他有着深色的卷发、线条柔和的下巴和丝绒般褐色的眼睛。他穿着浅色的法兰绒裤子，白色的网球线衣，胳膊下夹着一卷杂志，一边笑一边挥着手，就像有观众在附近时边笑边挥手一样。这时候艺术家到来的消息还没有传开，卡琳便是唯一的观众。她大大方方地也朝他挥了挥手。

卡琳藏在过于肥大的工装服下的苗条身材，匀称的面庞和表情生动的蓝眼睛异样地打动了埃里克·德·温特。“一个漂亮姑娘。”他一边扶女搭档下车，一边说道。“我还是头一次听说你偏爱乡下的调调。”娜佳·霍尔恩挖苦地说道。她看上去不太像那位染了金发、披着白狐披肩的女郎。她是黑头发，红头巾扎得很高，穿着一条肥大的男式沙滩裤。“不过尽管如此，你的眼光还是跟往常一样无懈可击。”她大步有力地朝那个姑娘走去，伸出了手，吓了姑娘一跳。“我是娜佳·霍尔恩。”

“您根本就不是金发呀。”卡琳下意识地说道。

“观众想要我们演员什么样，我们就扮成什么样。一会儿黑发，一会儿红发，一会儿金发，一会儿褐发。我可以介绍您认识我的搭档吗？这是埃里克·德·温特先生，这位是……您刚才说您叫什么来着？”

“卡琳·雷姆巴赫。”卡琳抹掉脸上的鸡粪。

丝绒般褐色的眼睛长长地看了她一眼。“很高兴认识您，雷姆巴赫小姐。”

“我也一样。我在电影上见过您，您在里面演了一个空军驾驶员。”

“那部电影名叫《壮志凌云》。”他一刻不停地看着她。“您今天晚上来吗？票房给

^③ 这是纳粹宣传机器对于德意志第三帝国吞并奥地利的说法。